

毛澤東書信手迹選

A SELECTION OF LETTERS BY
MAO ZEDONG
WITH REPRODUCTIONS OF
THE ORIGINAL CALLIGRAPHY
毛澤東書簡筆跡選

毛泽东书信手迹选

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
中 央 档 案 馆

文 物 出 版 社

出 版 說 明

爲了紀念毛澤東同志誕生九十週年，在編輯出版《毛澤東書信選集》的同時，編輯出版了這本《毛澤東書信手跡選》。

收入《毛澤東書信手跡選》的書信共八十四封，都是已經收入《毛澤東書信選集》的。這些書信手跡，絕大部份根據中央檔案館收藏的原件印製，有幾封根據手跡的照片印製，大多數是第一次公開發表。

《毛澤東書信手跡選》印製三種版本：珂羅版影印宣紙六開綫裝本，凹版影印膠版紙八開精裝本，凹版影印膠版紙十六開平裝本。綫裝本和精裝本附信文的鉛印中文及英、日譯文附冊。

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
中 央 檔 案 館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致 許 德 珩 等

(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)

各位教授先生們：

收到惠贈各物（火腿、時錶等），衷心感謝，不勝榮幸！我們與你們之間，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。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，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日，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。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，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，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，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！謹致

民族革命的敬禮！

毛 澤 東

十一月二號

(見手跡第一頁)

致 徐 特 立

(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)

徐老同志：

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，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，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。當革命失敗的時候，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，有些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，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產黨，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。從那時至今長期的艱苦鬥爭中，你比許多青年壯年黨員還要積極，還要不怕困難，還要虛心學習新的東西。什麼“老”，什麼“身體精神不行”，什麼“困難障礙”，在你面前都降服了。而在有些人面前呢？却做了畏葸不前的藉口。你是懂得很多而時刻以為不足，而在有些人本來只有“半桶水”，却偏要“淌得很”。你是心裏想的就是口裏說的與手裏做的，而在有些人他們心之某一角落，却不至藏着一一些醜態醜聞的東西。你是任何時候都是同羣衆在一塊的，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脫離羣衆為快樂。你是處處表現自己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範，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認為紀律只是束縛人家的，自己並不包括在內。你是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，而在有人却是出風頭第一，休息第一，與自己第一。你總是揀難事做，從來也不躲避責任，而在有些人則只願意揀輕鬆事做，遇到担當責任的關頭就躲了。所有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，願意繼續地學習你的，也願意全黨同志學習你。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寫這封信祝賀你，願你健康，願你長壽，願你成爲一切革命黨人與全體人民的模範。此致

革命的敬禮！

毛 澤 東

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於延安

(見手跡第三頁)

致 范 長 江

(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)

長江先生：

那次很簡慢你，對不住得很！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，深致謝意！

寄上談話一份，祭黃陵文一紙，藉供參考，可能時祈為發佈。甚盼時賜教言，匡我不逮。

敬頌

撰祺！

弟 毛 澤 東

三月二十九日二十四時

(見手跡第七頁)

致 何 香 凝

(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)

香凝先生：

承贈筆，承贈畫集，及《雙清詞草》，都收到了，十分感謝。沒有什麼奉答先生，惟有多做點工作，作為答謝厚意之物。先生的畫，充滿鬥爭之意，我雖不知畫，也覺得好。今日之事，惟有鬥爭乃能勝利。先生一流人繼承孫先生傳統，苦鬥不屈，為中華民族樹立模範，景仰奮興者有全國民眾，不獨澤東等少數人而已。承志在此甚好，大家都覺得他好，望勿掛念。十年不見先生，知比較老了些，然心則更年青，這是大家覺得的。看了柳亞子先生題畫，如見其人，便時乞為致意。像這樣有骨氣的舊文人，可惜太少，得一二個拿句老話說叫做人中驕鳳，只不知他現時的政治意見如何？時事漸有轉機，想先生亦為之慰，但光明之域，尚須作甚大努力方能達到。敬祝

健康！

毛 澤 東 上

六月二十五日

(見手跡第八頁)

致 艾 思 奇

(一九三七年)

思奇同志：

你的《哲學與生活》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，我讀了得益很多，抄錄了一些，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。其中有一個問題甚有疑點（不是基本的不同），請你再考慮一下，詳情當面告訴。今日何時有暇，我來看你。

毛 澤 東

(見手跡第十一頁)

致文運昌

(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)

運昌吾兄：

莫立本到，接獲手書，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詳示，快慰莫名。八舅父母仙逝，至深痛惜。諸表兄嫂幸都健在，又是快事。家境艱難，此非一家一人情況，全國大多數人皆然，惟有合羣奮鬥，驅除日本帝國主義，纔有生路。吾兄想來工作甚好，惟我們這裏僅有衣穿飯吃，上白總司令下至火夫，待遇相同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，犧牲個人私利，故人人平等，並無薪水。如兄家累甚重，宜在外面謀一大小差事俾資接濟，故不宜來此。道路甚遠，我亦不能寄旅費。在湘開辦軍校，計劃甚善，亦暫難實行，私心難想助兄，事實難於做到。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圓旅費給周潤芳，因她係深潭死難烈士（潭潭前年被殺於江西）之妻，故公家出此，亦非我私人的原故，敬祈諒之。我為全社會出一些力，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家及我家鄉一切窮苦人包括在內的，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諸兄弟子侄，及一切窮苦同鄉，但我只能用這種方法幫助你們，大概你們也是已經瞭解了的。

雖然如此，但我想和兄及諸表兄弟子侄們常通書信，我得你們片紙隻字都是歡喜的。

不知你知道關山情形否？有便請通知我鄉下親友，如他們願意和我通信，我是很歡喜的。但請轉知他們不要來此謀事，因為此處並無薪水。

劉霖生先生還健在嗎？請搭信問他老先生。

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大舉進攻，我們的工作是很緊張的，但我們都很快樂健康，我的身體比前兩年更好了些，請告慰唐家坵諸位兄嫂侄子女們。並告他們八路軍的勝利就是他們大家的勝利，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與艱難。謹祝

兄及表嫂的健康！

毛澤東

十一月二十七日

(見手跡第十二頁)

致楊令德

(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)

令德先生：

先生兩信均收到了，因開六中全會久稽覆覆，至以為歡！但袁慶影兄早囑高尚同志令經手機關釋放，諒已獲悉。此事不但我不知，高尚仿吾亦均不知，經手機關根據首西北材料連爾如彼處置，甚為抱歉！爾後此間有何缺陷，倘有所聞，倘祈見告，俾資改進，不勝盼禱！敬覆。

順致

敬禮！

毛澤東 上

十二月十四日

(見手跡第十七頁)

致 周 揚

(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)

周揚同志：

此稿李六如、和培元各高一半，我全未看。因關係邊區對外宣傳甚大，不應輕率出版，必須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。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，如你覺須全般改造，則全般改造之。雖甚勞你，意義是大的。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，二月底能出書。

備有稿費（每千字一圓五角），當分致你與李、和三同志，藉表酬勞之意。此致
布禮！

毛 澤 東

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時

(見手跡第十九頁)

致 呂 超

(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)

漢軍先生左右：

王右軍先生到延安，接談甚快。奉讀大示，嚮往尤深。先生翊贊中樞，功高望重，下風引領，敢不拜嘉。國難當前，團結為第一義，此物此志，當與先生同之也。敬覆。即頌
勳祉

弟 毛 澤 東 上

十月七日

(見手跡第二十一頁)

致 范 文 瀾

(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)

文瀾同志：

擬稿讀了，十分高興，倘能寫出來，必有大益，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濟學這是頭一次，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，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。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，對這一鬥爭必有很大的影響。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，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？不知涉及廖平吳虞業德輝等人否？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，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。

我對歷史完全無研究，倘能因你的研究學得一點，深為幸事。致以
敬禮！

毛 澤 東

九月五日

(見手跡第二十三頁)

致毛岸英、毛岸青

(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)

岸英一兒，
岸青

很早以前，接到岸英的長信，岸青的信，岸英寄來的照片本，單張相片，並且是幾次的信與照片，我都未覆，很對你們不起，知你們懸念。

你們長進了，很歡喜的。岸英文理通順，字也寫得不壞，有進取的志氣，是很好的。惟有一事向你建議，趁着年紀尚輕，多向自然科學學習，少談些政治。政治是要談的，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，社會科學輔之。將來可倒置過來，以社會科學為主，自然科學為輔。總之注意科學，只有科學是真學問，將來用處無窮。人家恭維你拍墨你，這有一樣好處，就是鼓勵你上進，但有一樣壞處，就是易長自滿之氣，得意忘形，有不知腳踏實地、實事求是的危險。你們有你們的前程，或好或壞，決定於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，我不想來干涉你們，我的意見，只當作建議，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。總之我歡喜你們，望你們更好。

岸英要我寫詩，我一點詩興也沒有，因此寫不出。關於寄書，前年我託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，聽說沒有收到，真是可惜。現再節儉一點寄上，大批的待後。

我的身體今年差些，自己不满意自己，讀書也少，因為頗忙。你們情形如何？甚以為念。

毛澤東

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

(見手跡第二十五頁)

致蔡暢

(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)

蔡暢同志：

李六如同志入黨時間我記不清楚了，只記得他是一九二一年入黨的。此覆。

毛澤東

十二月十六日

(見手跡第二十九頁)

致楊紹萱、齊燕銘

(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)

紹萱、燕銘同志：

看了你們的戲，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，我向你們致謝，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！歷史是人民創造的，但在舊戲舞台上（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）人民却成了渣滓，由老爺

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着舞台，這種歷史的顛倒，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，恢復了歷史的面目，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，所以值得慶賀。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，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。你們這個開始將是舊劇革命的劇時期的開端，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，希望你們多編多演，蔚成風氣，推向全國去！

敬禮！

毛澤東

一月九日夜

（見手跡第三十頁）

致林伯渠

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）

林老：

來示誦悉，生產節約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，你個人的計劃能實行，必有好的影響。我也定了一點計劃，準備實行。敬祝

健康！

毛澤東

一月十九日

（見手跡第三十二頁）

致李鼎銘

（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）

鼎銘老先生左右：

《永昌演義》前數年為多人所借閱，近日鄙人閱讀一遍，獲益良多。並已抄存一部，以為將來之用。作者李健侯先生經營此書，費了大力，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。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，但貶抑其整個運動。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是農民戰爭，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，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。這個運動起自陝北，實為陝人的光榮，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。此書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，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，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？又健侯先生近來健康如何，能來延安一遊否？統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禱！敬頌

大安！

毛澤東

四月二十九日

（見手跡第三十三頁）

致 丁 玲、歐 陽 山

(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)

丁 玲 二同志：
歐陽山 二同志：

快要天亮了，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，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風慶祝！合作社會主義要我講一次話，毫無材料，不知從何講起，除了謝謝你們的文章之外，我還想知道一點，如果可能的話，今天下午或傍晚懇請你們來我處一敘，不知是否可以？

敬禮！

毛 澤 東

七月一日早

(見手跡第三十五頁)

致 謝 覺 哉

(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)

覺哉同志：

《明季南北略》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，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，你可去問訊看。《容齋隨筆》換一函送上。其他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，如需要，可寄送。

敬禮！

毛 澤 東

七月二十八日

(見手跡第三十六頁)

致 郭 沫 若

(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)

沫若兄：

大示讀悉。獎飾過分，十分不敢當；但當努力學習，以副故人期望。武昌分手後，成天在工作堆裏，沒有讀書鑽研機會，故對於你的成就，覺得羨慕。你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。小勝即驕傲，大勝更驕傲，一次又一次吃虧，如何避免此種毛病，實在值得注意。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，會是很有益的；但不敢作正式提議，恐怕太累你。最近看了《反正前後》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，幾乎一模一樣，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，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。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的罷，國際條件是很好的，國內靠我們努力。我雖然兢兢業業，生怕出岔子，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；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，希望隨時示知。你的史論、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，只嫌其少，不嫌其多，精神決不會

白費的，希望繼續努力。恩來同志到後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，茲不一一。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，不知有此機會否？謹祝
健康、愉快與精神煥發！

（見手跡第三十七頁）

毛澤東上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延安

致沈雁冰

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）

雁冰兄：

別去忽又好幾年了，聽說近來多病，不知好一些否？回想在延時，暢談時間不多，未能多獲教益，時以為憾。很想和你見面，不知有此機會否？敬祝
健康！

（見手跡第三十九頁）

毛澤東上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致鄧寶珊

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）

寶珊先生吾兄左右：

去年時局轉換，先生盡了大力，我們不會忘記。八年抗戰，先生支撐北綏，保護邊區，為德之大，更不敢忘。去秋屆茲，又一年了，時局走得很快，整個國際國內形勢都改變了。許多要說的話，均託紹庭兄專誠面達。總之只有人民的聯合力量，纔能戰勝外寇，復興中國，捨此再無他路。如果要對八年抗戰作一簡單總結，這幾句話，願意以為似較適當，未知先生以為然否？何時獲得晤談機會，不勝企望之至。專肅，敬祝
健康！

（見手跡第四十頁）

毛澤東上
十二月二十二日

致劉昆林

（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）

昆林同志：

來信收到。此信及以前各信均已轉給中組部，並請他們找你一談。

你長期不被信任，難怪你不滿意。但真金不怕火燒，還是應該有耐心，等候同志們瞭解你，除此都不是出路。看你此次的信，你的問題似乎可以獲得解決了，更希望你耐心等候。

這一向頗忙，我們暫時不談。你在延安有一個停留，將來再談吧。此致
同志的敬禮！

毛澤東

一月十一日

（見手跡第四十二頁）

致蕭三

（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）

蕭三同志：

你的《第一步》，寫得很好。你的態度，大不同於初到延安那幾年了，文章誠實，懇切，生動有力。當然，從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，但是現在更好了，我讀這些文章，很得益處。

爲着使延安文藝工作同志們多參加羣衆性的集會，須關照高崗、賈拓夫、譚政、羅邁、李富春、彭真幾位同志，遇有這類會議不要忘記組織文藝同志們去參加。此事請你訪他們去談談，我有機會也將告訴他們。今年全邊區性的大會少開，但地方性的，延市、延安縣和延屬分區的，必有許多，同縣、市、分區的負責同志及宣傳部講通此事，也很必要，可否也請你去談一下？

同志的敬禮！

毛澤東

二月二十二日

（見手跡第四十三頁）

致柳亞子

（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）

亞子先生吾兄遺席：

詩及大示酬悉，深感動勸慰聽人不倦之意。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？處此嚴重情況，只有親屬能理解其痛苦，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，自非“氣短”之說所可解釋。時局方面，承詢各項，目前均未至具體解決時期。報上云云，大都不足置信。前會奉告二語：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吾輩多從曲折（卽困難）二字着想，庶幾反映了現實，殆至失望時發生許多苦惱。而困難之克服，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。此點深望先生引爲同調。有些可談的，容後面告，此處不復一一。先生詩慨當以慷，卓犖陸游陳亮，讀之使人感發興起。可惜我只能讀，不能做。但是萬千讀者中多我一個讀者，也不算辱沒先生，我又引以自豪了。敬頌

興居安吉！

毛澤東

十月四日

（見手跡第四十四頁）

致 蔡 博 等

(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)

蔡博、張芝明、劉永斌、黃平、趙小炎諸位青年同志：

永福回來，接到你們的信，十分高興。正如你們信上所說，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，你們向這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。這裏，只能簡單地寫幾句話給你們，總之是希望你們一天一天成長，壯健，愉快，進步，並望你們團結一切留蘇的中國青年朋友，大家努力學習，將來回國服務。

緊緊地握着你們的手！

毛 澤 東

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

(見手跡第四十八頁)

致 符 定 一

(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)

宇濼先生夫子道席：

既接光顧，又獲手示，踴躍勸勉，感且不盡。德芳返平，託致微物，尙祈晒納。世局多故，至希爲國自珍。肅此。敬頌
敬安。不具。

受業 毛 澤 東

九月三十日

(見手跡第四十九頁)

致 何 凱 豐

(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)

凱豐同志：

書四本及來信已收到。報頭寫了一個如左，請斟酌採用。你身體諒好些？我病了大半年，現好得多了，大約再有半年，當更好些。各同志均此問候。

毛 澤 東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

(見手跡第五十頁)

致 陳 瑾 昆

(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)

瑾昆同志：

大示蒞悉。從新的觀點出發研究法律，甚爲必要。新民主主義的法律，一方面，與社會主

義的法律相區別，另一方面，又與歐美日本一切資本主義的法律相區別，請本此旨加以研究。目前美蔣所提和談，如過去一切和談一樣，全屬欺騙性質，因其軍事失敗，企圖取得休息時間，整軍再戰，我們切不可上當。敬覆。順祝
健康！

毛澤東

一月十六日

（見手跡第五十一頁）

致 藍 公 武

（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）

公武先生：

三十年前，拜讀先生在《農報》及《國民公報》上的宏論宏議，現聞先生居所距此不遠，甚思一晤，藉聆教益。茲派車迎候，倘蒙撥冗枉駕，無任歡迎。敬頌

大安

毛澤東
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於陳南莊

（見手跡第五十三頁）

致 劉 少 白

（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）

少白同志：

九月十五大示讀悉。我們的工作是有錯誤的。好在現已一般地糾正，並正在繼續糾正中，正如你在五事第二項所說那樣。情形既已明白，則事情好辦，你也就可以安心了。大圖已轉付彭真同志，黨籍一事，請與彭真同志商酌。敬頌

大安！

毛澤東

十月三十日

（見手跡第五十四頁）

致 吳 晗

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）

辰伯先生：

兩次晤談，甚快。大著閱畢，茲奉還。此書用力甚勤，鉅發甚廣，給我啓發不少，深為感謝。有些不成熟的意見，僅供參考，業已面告。此外尚有一點，即在方法問題上，先生似尚未

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。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，將來成就不可限量。謹致

革命的敬禮！

毛澤東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（見手跡第五十五頁）

介紹孫木同志來見，乞加指教。他是我這裏的秘書，兼管新華社工作。

致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

（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）

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諸先生：

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。感謝你們的邀請。因為工作的原故，我不能到你們的會，請予原諒。慶祝北大的進步！

毛澤東

四月三十日

（見手跡第五十七頁）

致任弼時

（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）

弼時同志：

送上紅魚一羣，以供觀賞。敬祝

健康！

毛澤東

六月九日

（見手跡第五十八頁）

致宋慶齡

（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）

慶齡先生：

重慶避教，忽近四年。仰望之誠，與日俱積。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，建設大計，亟待商籌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，專誠歡迎先生北上。敬希命駕蒞平，以便就近請教，至祈勿却為盼！專此。敬頌

大安！

毛澤東

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

（見手跡第五十九頁）

致 江 庸

(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)

胡雲先生：

大示敬悉。時局發展甚快，新政協有迅速召開之必要，擬請先生及頤後人先生參加，不識可以成行否？許先生事，已囑法學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。率覆。敬頌
道安！

毛 澤 東

八月十九日

(見手跡第六十一頁)

致 吳 玉 章

(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)

玉章同志：

來信已悉。當付郭、茅、馬三先生審議，提出意見。現已接覆信，特付上，請予考慮，並請回答你對於他們的意見之贊成，或反對，或修改的意見。如果你同意的話，請付范文瀾、成仿吾、黎邵西三位一閱，或者座談一次，以集體意見見告為盼！此致
敬禮！

毛 澤 東

八月二十九日

(見手跡第六十三頁)

致 張 治 中

(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)

文白先生：

迪化方面覆先生兩電，今付上。前次先生致陶峙岳電，我在電尾加了幾句話，要陶與中共聯絡員鄧力羣妥為接洽。鄧力羣（鄧飛黃之弟）已由伊犁於十五日返迪化與陶飽見了面，談得還好。關於周黃兩軍，自向甘涼肅退後，現至何地不明。已電彭德懷同志注意與該兩軍聯絡，不採圍滅方針而取改編方針，未知能如所期否？要緊的，除由迪化派代表去蘭州談判外，周、黃自己應迅速主動派代表去前綫認真談判，表示誠意。因我軍已由蘭州青海分兩路向張掖疾進，而周、黃自天水西撤後，沿途派人談判均未表示誠意，一面談，一面跑（大概是懼張，圖至河西集中保全），使我前綫將領有些不耐煩。（兄給周嘉彬信已送達周部，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？）現在先生如有電給周，可由鄧力羣交陶峙岳轉去。敬問
日安！

毛 澤 東

九月二十一日

(見手跡第六十四頁)

致毛煦生

(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)

煦生先生：

前後三函奉悉，遲覆為歉。先生仍以在鄉間做事為適宜，不要來京。家計困難，在將來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中可能獲得解決。先生過去在輻重營担任何職，記不清楚了，便時向新見示。毛紫奇尚在人間否？敬頌

健安！

毛澤東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

(見手跡第六十六頁)

致柳亞子

(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)

柳老：

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，因忙遲覆為歉。車中信未見，厚意敬領。題字册便時當代詢，周公確有吐握之勞，或且忘記了。文史機關事大畧亦因此，便當詢之。此覆，順致敬意！

毛澤東

十二月二日

(見手跡第六十八頁)

致龍伯堅

(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)

伯堅先生：

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讀悉。吾兄參加革命，從事衛生工作，極為欣慰。新湖南報名是湖南同志們起的，與從前報名偶合，引起你的高興，我亦與有榮幸。舊詞無足取，不必重寫。尚望努力工作，為民服務。順頌

大安！

毛澤東

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

(見手跡第六十九頁)